

老屋·老院·老日子

□ 孙小磊

许多年来,一直不敢踏足老屋,怕见,怕念。但梦里家乡一直都幽居于心口,痛着、念着、日日、月月、年年……

母亲走后,老屋成了全家人心中一个沉甸甸的情结。为了不让父亲睹物思人,哥哥为父亲又置办了一处居所,老屋便开始荒置,但老屋的记忆却一直根植在骨子和血脉里。如今,盛年渐去,更担心老屋容颜凋敝,便借着回乡给叔父过生日的机会回了老屋。

六月未央,慵懶的落了几场雨,丁香花的香气依旧弥漫在空气里,篱边的朝颜也稀稀落落地开了。老屋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孤独、沧桑而落寞。院落的外墙根儿长满的青苔夹杂着盐碱般色泽的芒硝。朱红色的大门早已经斑驳成了铁锈色,门上挂着一把铁锁。我将脸紧紧地贴近大门,从门缝里影影绰绰地看见几条长凳和母亲在世时乘凉的木椅静默在庭院里。转身,沿着院墙绕到东侧,木门轻掩,伸手摘去铁线拧就的门环,侧身进入院落。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通向老宅的小径,篱笆扎墙,篱下已然是芳草萋萋,石阶上长满的青苔徒增了无语言说的荒凉。这里,曾是我生命里最美的定格!每次喧嚣繁复中无力支撑时,总是有那么多挥之不去的斑驳记忆让我温暖坚强。提足踏上满是青苔的石阶,天空落起了小雨,蓦然惊觉,与老屋分别的那天也是这样雨落成绳。想来,老屋如同一个故人般也是念着我的吧……

如今,十年过去了,第一次有勇气踏足老屋。门前的两口水井已然锈色斑驳,当年母亲养鸡的家什还在,屋后母亲亲手植下的海棠幼苗如今已然高过屋脊,硕果压枝。仿佛,母亲并没有走远,只是出门散步去了。老宅东侧沙石铺就的通道是我和玩伴们嬉戏的场地。夏日里,邻家的丁姥姥

每天都会穿着或蓝或青的戴大襟儿褂子,绑腿的大裆小脚裤,脚上一双圆口沿边的绣花鞋,坐在门前凉棚下的藤椅上莧发。她不厌其烦地用蓖子一遍一遍地蓖着满头及腰的银发,倦了,便把银发挽一个雅致的髻,插上一支银簪,将那只从不离身的紫铜玛瑙大烟袋装满叶子烟,“吧嗒”“吧嗒”地抽上几口。困了,便和她的老黄狗靠在老屋门前的矮凳上打盹儿,任谁从她的身边经过,都无法惊扰。

记得夏日的午后,伙伴们玩跳格子,小小的维维口渴了,就偷偷地翻墙想要去摘丁姥姥的瓜来解渴。没想到,维维刚要伸手摘瓜,丁姥姥便从睡意里醒来,操着一口山东调调儿,挥舞着她那堪有维维高的大烟袋,挪腾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儿,一颠儿一颠儿地撵了过去。吓得维维转身便跑,不想却被丁姥姥的老黄狗当前拦住,小小的人儿使劲地张着双臂回身挂在了丁姥姥的身上,丁姥姥终没有把那长长的烟袋落在维维的身上,而是落在了她的老黄狗身上,老黄狗呜咽了几声蔫蔫儿地回去了。

“白发高堂游子梦,青山不老故园心。”如今,早已不见了当年人,只有老屋像沧桑的老者静候着我的归来。泪眼婆娑,拿掉屋门上已然满是铁锈的挂锁,母亲的房间还隐约可见她留下的生活痕迹。旧蒲扇、老藤椅,依稀看见母亲戴着老花镜看报的模样。伸手触及墙上闪电般的裂痕,尘土簌簌地洒落在窗外折射进来的光柱里,经久未歇。墙上,没来得及带走的黑白照片已泛黄,目光落在一张合影上,那是五个小小人儿的合照。如今,照片上的人儿早已如蒲公英的种子般飘落四方。秀,三十岁的年纪遭遇了车祸,生命执守的花便谢了,离人渐远。琳,三十岁不到婚姻受创,万般失落下投奔了在澳大利亚的哥哥。如今,在澳大利亚创办了自

己的锁业公司,风生水起。丽,大学毕业后从事了教育工作,留在了烟台。梅,一直不知她身在何方,三十多年没有任何消息。每次琳和丽回来都渴盼着可以联络到她,都感叹着当年连告别都没有,就把她弄丢了。

落寞间回身,蓦然看见门框上母亲亲手为我刻下的成长记录,最下边的一格还不足一米高。幼时的我向来体弱多病,每次母亲为我洗完澡都要用一床旧床单严严实实的将我包裹起来直接丢进父亲的怀里,而父亲总会解开他那件黑色的大皮袄像裹婴儿般把我包裹进他的怀里。那情那景不知打发了我多少午夜梦回的惆怅,捕捉着我乡愁里的寸心。墙边柜子上散落着针线板、纺线锤子,还有母亲每天喝药用过的蓝花小瓷碗儿,恍然让人觉得母亲还在,依稀听见了母亲声声未歇的咳嗽和叹息。我坐在母亲满是灰尘的老藤椅上早已泪眼滂沱。不知道坐了多久,走出房门,雨已经停了,泥土的香气沁人心脾。夕阳正好,四起的炊烟笼罩着我和老屋,仿佛母亲柴火饭的香味还在。记不得有多少次在这样的落日子里,老屋和母亲一同在那柴火饭的香味里等我回家吃饭。

从懵懂无知到初谙世事;从六月里的人世到奔赴异乡,老屋承载了我太多的成长印记。正是这些旧时风物在年少时便已植入心骨,才会有这样的不能忘记和念犹不及。我,就这样站在院子里静静地品味老屋沧桑、嶙峋的身骨里散发着的岁月余香。许久,许久,才不舍的用那把锈色斑驳的大锁再次锁住了一院子的春秋。

我知道,那一道锈色斑驳的铁锁和大门早已成为我心中一道安全的结界,让老屋老院老日子的时光常驻我心,永不凋零……

一马树夏日赋

□ 宋今声

当盛夏之丽日,被酷暑之熏风;漫步清新凉爽,观赏园中美景。蝴蝶欢舞,纷飞开道;群峰嗡鸣,引领路径。放眼欲观之,拔节穿芽,堆青叠翠;停步近凝眸,爬蔓欹堆,花团争藤。

梢头上,似有流云笼罩;绿烟里,像是氤氲浮动。林间走溪流,缠绕百卉蓬勃;水中游鱼蛙,交响清澈叮咚。红柳根须,拍打青苔岸;荷塘阔叶,掩映褪紫萍。菖蒲昂首,逞强一时之高;蒹葭联袂,相与跻身苇丛。

栈道高悬,林间捷径。踏木板以为阶梯,扶铁索便于攀登。置身于上,幸与青云为伴;霄汉之上,抚摸旷古清风。两侧柳丝,形同垂帘,时而障目;仰首遥看,白云朵朵,堆垒层峰。踏绿浪归来,有弄舟登岸之感慨;就近

取便道,无疲惫厌倦之劳形。

目眩心醉,伴随愣怔;欢声笑语,游兴正浓。繁花似锦,芳华萃萼;遍野芬芳,葳蕤蓊茸。寻雅趣,俯首皆是;睹妙观奇,满目葱葱。松花面世,洋溢清高;蕴育坚实,傲视苍穹。一旦香销,存留铮铮铁骨;子落安眠,等待来岁泛青。

五彩小鸟,忽然降落,先枝后草,旁若无人;长尾松鼠,缘高而上,如履平地,迅捷轻松。青泥小路,无纤细落叶;秀干夹道,有玉树临风。曲径通幽,犹如置身庐山静谧处;驻足徘徊,不亚踟躅长白密林中。

挥汗畅游,雅兴未尽;蓦然之间,时移归程。蒙古包内,早有时鲜之备;觥筹交错,畅叙见闻心旌。日暮踏归途,回眸顾盼;但愿有暇余,重游胜境。

电商 (歌词)

□ 史万忠

电商啊电商你遍布全国城乡
你把买卖做到四面八方
你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都向往
男女老少家家户户都共享
产供销一体小小电商大市场
东西南北中发家致富圆梦想
你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你为美丽乡村助辉煌

电商啊电商你遍布每个村庄
你把商品卖到异地他乡
你解决买卖难帮了大忙
江南塞北五湖四海都夸奖
你物美价廉保质保量信誉强
你送货上门服务到位暖心房
你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你为美丽乡村建设助辉煌

微笑的眼睛

□ 张时瑞

爸爸常说,当你一朵花、一朵云微笑,你的眼睛是美的,是明媚的春天。

我的奶奶就长着这样一双眼睛,即使到了晚年一说话,眼睛先笑,眼角皱纹有条理地翘起来,不单没有显出苍老,反而平添几分生动。

我常用双手捂住奶奶眼睛,让奶奶从指缝中看太阳光线的色彩,奶奶每次都说,赤橙黄绿青蓝紫。然后,就开心地笑。奶奶说,她看电视节目采访美猴王六小龄童,六小龄童为了演好角色,增强眼睛动感,晨起看日出。

遗憾的是,奶奶八十岁那年,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术

后,再没玩过“让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的游戏。

毕竟奶奶年纪大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所以,奶奶的手术是爸爸、大伯、姑姑共同作出的决定。

妈妈给我100元钱,让我选一份礼物送给奶奶,我拿着钱不知道买什么好,我想奶奶平日爱清洁、讲卫生,于是,就买了毛巾、香皂、牙刷、牙膏、两块巧克力。奶奶给我记忆最深的就干净利落,做菜非常可口,讲究营养搭配;从来都是窗明几净,箱箱柜柜一尘不染,做事果断。

我和爸爸妈妈住院部看望奶奶,看到奶奶双眼缠着纱布,突然害怕起来,几乎不敢

正视奶奶。奶奶说,孙女过来,奶奶摸摸你的头,是不是又长高了,奶奶以后看不见啥,你会嫌弃奶奶吗?我本想说,奶奶不会,可是,不知怎么就哭了起来。奶奶听见我哭了,就说,孙女,奶奶是开玩笑,不要哭,奶奶会看着你一天天长大。我哭完了,才敢环视奶奶的病房,虽然,奶奶眼睛缠着纱布,但病房井然有序,地上的拖鞋摆放整齐,窗台上百合盛开。

奶奶没做手术前,眼睛不大不小,双眼皮,眼角的皱纹总含笑,给人温暖 and 爱意,头发黑中掺白,不驼背不塌腰,有气质,只有看书干活时戴眼镜。

我走到奶奶床边,奶奶用手抚摸我的头说,这短发是姐姐给剪的吗?我说,是妈妈给剪的,奶奶说短发好洗好梳,充满智慧。这时,我才注意奶奶的一双灵巧的手,手背上青筋凸起,岁月留下沟沟坎坎,沧桑可鉴……

从医院回来,我发现兜里不知啥时候,奶奶悄悄给我塞了1000元钱。

奶奶从来都是这样,即使逢年过节或她老人家过生日、亲朋好友,晚辈们向她表达心意的钱和物,她都想方设法再回归给亲朋好友。

尽管奶奶的眼睛缠着纱布,但我相信,微笑是永恒的。

